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五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禮器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于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

姚氏際恒曰鄭氏曰奧爲爨字之誤或作竈按論語王孫賈論奧竈則奧竈有別奈何以奧爲爨或爲竈乎

姜氏兆錫曰臧文仲名辰魯大夫夏父姓弗綦名當時之禮官也奧爲爨者下文祭老婦之禮卑不于奧

于爨而已魯莊公薨立適子閔公閔公薨立庶兄僖公其後文公二年祫祭大廟弗綦爲宗伯移閔公于僖公之下臣居君上是爲逆而不順又周禮以燔柴祀日月星辰而當時謂爨神是火神燔柴祭之又豈而不稱也孔子見當時以文仲爲知禮而不能正其失故引以譏之禮祭竈有二其一專祀而禮尊月令夏祭竈先設主祭于竈陘然後迎尸祭于奧祭用特牲略于祭宗廟之儀其一旁祀而禮卑凡宗廟祭祀尸食畢宗婦祭饎爨烹者祭饔爨而其神爲先炊所謂老婦之祭也此惟盛食于盆盛酒于瓶以祭之而

已二者皆無燔柴之文也舉此蓋以明祀竈之失而逆祀又可知矣此章約引以明時順體宜稱之意也李氏光坡曰見非禮祭祀而不敢據義以正之者皆有畏禍福之心故也故引夫子譏文仲二事以明不當祈之意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朱子曰禮儀三百便是曲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

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目呂與叔云經是常行的底緯便是變底恐不然經中自有常有變緯中亦自有常有變

陳氏澔曰體人身也先王經制大備如人體之全具矣若行禮者設施或有不當亦與不備同也大者損之小者益之辨其顯著其微是不當也

姚氏際恆曰中庸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言儀也此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似放其語然亦失之夫經禮者五品之人倫盡之矣安得有三百乎自有此說

而後之解中庸者又據此以禮儀爲經禮威儀爲曲
禮誤之誤也然此此經禮曲禮亦不過謂禮之大小有
如此耳初未嘗指一書而言之也鄭氏則以周禮爲
經禮朱仲晦則以儀禮爲經禮夫作禮器者大抵周
秦閒人其時周禮未出安得預指之至于儀禮其書
本名爲儀正是曲禮之類乃反以爲經禮何耶且必
欲各據臆見求一書以實之古今陋學洵有同揆矣

又曰其致一也謂雖有三百三千之多要其極致
則一而已矣鄭氏以一爲誠陳可大以一爲敬皆謬
鄭陳以下文有誠敬字故云然不知記文每段爲義

初何嘗聯合乎

姜氏兆錫曰體謂四體已當猶稱也先王經制如人之備而成也而設施不當則蘊條感施而已與不備何以異哉大小顯微即體備之目三百三千極言其無不備也損其大益其小揜其顯著其微即不當之弊致一正言其所以當也疏曰有大謂大及多爲貴有小謂小及少爲貴有顯謂高及文爲貴有微謂下及素爲貴也大且顯即有美而文也小且微即有竭情盡愼致其敬也其致一即誠也入室不由戶亦體備不當之意　趙氏曰經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

之類曲禮如其中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

方氏苞曰微者不可大蓋以人情言隱晦之義也如父在爲母不杖堂上不杖及庶子無服之類止可隱致其痛若服大如聲音容貌之閒則非禮矣

李氏光坡曰上文言禮之爲器詳矣此乃推言其大備之蘊也設之當非他亦曰稱而已其致一者要歸于富也

齊氏召南曰鄭解以誠朱儒解以敬敬則所以存誠也故曲禮曰毋不敬

君子之于禮也有所竭情盡愼致其敬而誠若有美有

文而誠若

朱氏軾曰誠者禮之本內心外心俱率其性之自然而非有所矯也

姜氏兆錫曰誠之言實所謂致一也若語辭謂以少者小者下者素者爲貴是內心之實以多者大者高者文者爲貴是外心之實致一如是此所以體備而當也

方氏苞曰美而文而不誠若則非所以爲禮矣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摲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

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摭也

姜氏兆錫曰此歷言體備而當之事卽誠之致一也者爲之也直而行謂直情徑行行所當行而無委折也曲而殺謂委曲降殺禮雖當行而有所壓降也等猶平也謂按其經而平行之如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也順猶敘也謂順其敘而討治之如天子而下每等降殺以兩也摭猶芟也摭而播謂芟取貴者之物以播于賤者如登俎及羣臣而賤者亦均惠也推而進謂推進卑者使得行尊者之禮如二王子孫爲賓而用王禮也放而文謂觀象效法而極其文如王者之

服物采章也放而不至謂雖觀象效法而文不盡如公侯以下之臧于王也摭猶拾也順而摭謂卑者之于尊者拾取一節而不爲嫌如君休梁卿大夫不得同而士反得休梁也此九者首二句以常變對言次二句以上下對言次二句以至次對言末一句以無嫌者對有嫌者言舊注各引一事爲例但首條頗非本義且與第二條不類故爲之學者由九者推之而神明變化之極在是矣謂非誠以致一而能備以當如是哉此章申明時順體宜稱之實所謂忠信禮之本而禮非此不立者也學者體之

李氏光坡曰直而行之二者皆君父之大所謂竭情盡慎乃心之誠也順而討三者則設儀施惠及下之等故次之放而文之三者則服食之差故又次之此六者皆美而文外心之誠也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王氏肅曰舜尚青湯尚白

姜氏兆錫曰此章疑有脫誤素青舊謂白黑也言禮爲共由惟殷尚白夏尚黑之類或異耳實則前創後因而無異也朱子曰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

及之閒而已

李氏光坡曰言三代之禮爲民所由者本無二也其由質而文如素之加爲青蓋造者從質因者趨文物理之自然也

李氏光坡曰夏造殷因者言或素或青夏創造于前殷因而損益之耳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侑音又鄭云或作囿陸云或作宥武鄭讀無醵其庶反又其約反與音餘

孔氏穎達曰據特牲少牢詔侑皆祝詔人有方自確

據周禮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六人凡祝皆詩詔侑不定一人

姚氏際恒曰立尸坐尸說見郊特牲舉斝角下武鄭氏謂無字聲之誤郝仲輿曰武步也方謂行禮進退之方尸不動而詔侑行禮皆祝與佐食輩行之二說未詳孰是

朱氏軾曰祭祀用尸本古禮之迂而無當者至于六尸旅酬幾于一堂打諢成何禮體況比獻尸于醵飲又何儗非其倫也此漢儒杜譔必非周公之制曾子之論也

陸氏奎勳曰可證毀廟無升食然謂六尸自爲旅酬此記禮者之誤夫尸以象神豈有祖孫父子糾紛瀆亂者曾子曰周禮猶醵明其必無此禮也

姜氏兆錫曰按首四句當在下文二句殷坐尸之後武注讀無者音之譌也　此以下卽三代之尸禮爲例亦尙白尙黑之意也方常也周禮坐尸如殷其旣坐之後祝官當詔以威儀侑以飲食而祝官無常人但廟中可詔侑者皆得詔侑之其禮亦如殷也其道一者禮同本於道同也夏禮尸立以卒祭當飲食則暫坐殷則尸雖無事亦坐矣周禮祫祭羣廟之祖皆

聚于大祖之廟大祖尸尊不與子孫酬酢而毀廟主
又無尸故惟六尸自爲昭穆行酬酢之禮也酢醻飲
錢共飲之名曾子因言周禮其猶醵禮之均平與以
見事神者之以情也凡此明禮之小變亦前章時爲
大之意
方氏苞曰其禮亦然亦猶素之加爲青也至周不惟
坐尸且詔侑無方禮加于夏殷矣然其致愛致慤之
道則一也　又曰時祭必祫何也古之祭禮繁重自
國君以上祭之明日繹而儐尸若每廟犆祭則人力
竭百政廢矣以六尸旅酬知每獻七廟之尸必同時

而畢獻也匪是則三獻五獻且日不暇給況九獻十有二獻乎以旅酬者六尸知世室文武二尸亦以尊不與旅也如獻至于七尸又徧酬六尸則力不支時不逮矣上大夫儐尸卽于祭之明日諸侯以上則以明日正爲廟過于三則獻酬禮殷必不能同日而畢事耳雖分二日其侑食之儀酬酢之節必大減于士大夫惜邦國禮亡無可徵信耳適士二廟大夫三廟亦宜有尸自相酬之禮而不見于經何也六尸四尸之相酬已見于邦國禮則加大夫士不覆舉亦如謂侯入王在國在塗之禮已見于春朝夏宗則覲禮惟

具郊勞以後之儀節耳至尸酬主人主人酬侑侑酬賓長以下之禮宜與卿大夫別　又曰疏謂飲錢飲酒必非忘懷之酌故飲必平偏不得偏頗辭鄙意陋恐非曾子之意也蓋士大夫相飲必立賓介備鼎俎具獻酬庶人工商則財不給禮難成故稽事既終以國法合錢共飲正猶五廟七廟之尸欲依次各發爵以酢賓則時不給禮難成故變而通之爲尸自相酢之禮蓋非此不足以洽歡心成禮節故曰猶醵蓋推究聖人緣情制禮所以不得不然也七尸備獻六尸旅酬之後疑惟具尸酢王后賓長三節及嗣舉奠而

無暇及既侑賓長衆賓以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必于
祭之次夕故既侑賓長衆賓兄弟之旅酬則于繹而
儐尸舉之亦如上大夫儐尸則旅酬之節與特牲禮
異耳兄弟燕于宗而未得與賓相酬則儐尸必與旅
也

齊氏召南曰天子七廟除祧尸是六尸也疏以文武
解非是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
爓一獻孰

姚氏際恒曰按郊與大饗三獻皆有血腥爓孰鄭氏

曰遠近備古今也尊者先遠此善斡旋記文處然謂三獻爲祭社稷五祀一獻爲祭羣小祀葢比儗周禮司服絺冕玄冕由子男五獻以下差之則無謂耳郊特牲以此爲不饗味而貴氣臭此云禮近人情非其至未免過于作意便成語病禮豈有不出于人情者而曰近之非其至乎

姜氏兆錫曰凡禮與人情所欲者相近則非禮之極至獨舉四祭明之者重祭也郊祭天也大饗祫祭宗廟也三獻謂祭社稷五祀一獻謂祭羣小祀社稷五祀酒皆三獻餘皆一獻故名也腥生肉也爓沉肉于

湯色略變也血腥爓孰四者郊與大享三獻皆設之此各言之據先設者爲主也郊則先設血後設腥爓孰其去人情最遠大享血與腥同薦而腥設于前去人情稍近社稷五祀去人情較近血腥與爓同薦而爓又先設于前矣惟羣小祀用孰無血腥爓三者于人情最爲褻近以神卑則禮輕也凡同薦當先者設在前當後者設在後此首明大祭之禮之致其情也

李氏光坡曰輕率殉切無耐久積愼之意此人情也故禮有近此者必非其至如郊與大饗三獻正祭之時並有血腥爓孰然郊則先設血後設腥與爓孰至

大享血腥同時俱薦此郊禮爲慤而壓矣三獻血腥與爓一時同薦一獻唯有薦孰無血腥爓漸次簡略近于人情矣自此至可述而多學正言君子行禮耐久積愼之以致其情以反禮始以申上文竭情盡愼致其敬而誠若之意

齊氏召南曰按大宗伯以肆獻祼饗先王賈疏亦云禮運與郊特牲皆言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者皆是薦饌始也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

已嚳故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愼之至也故禮有摃詔樂有相步温之至也壓本又作慼字子六反又音促摃或作拌音判鄭云或作郊宮惡音呼惡池即滹沱泰或作太相息亮反温紆運反

盧氏植曰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謂諸侯不郊天泰山巡省所考五嶽之宗故有事將祀之先即其漸天子則否

黃氏震曰愬謂太質璧謂太遽

徐氏師曾曰相見始于介至廟始于辭讓祭始于先

牲始于數是卽所謂由始云者非如舊說由始于古後世守而行之也

萬氏斯大曰頖宮魯學宮古人立學必有先聖先師魯立頖宮以后稷爲先聖文王爲先師說見郊特牲而先有事告后稷也春秋大饗明堂亦先有事以告文王

姜氏兆錫曰作如作聰明之作承上文言先王制禮之致其情如此豈過意而作爲之哉蓋禮有由始不以苟簡爲安而一以誠敬爲貴也七介者舉其中而言也說見貴多節已太也又承上文推言兩君相見

必有介以通賓主否則太愿慤而無文其初入大門凡三辭三讓乃至廟中否則太迫蹙而無文容此明會禮之致其情也預宮以下諸侯學名魯郊祀以后稷配先于此告后稷乃郊也惡池并州之小川配林林名二者亦河與泰山之從祀繫者繫牲于牢也戒散齊也宿致齊也凡此皆積漸爲之不敢迫蹙愼之至也此又明祭禮之致其情也擯相也詔告也樂謂樂工無目者相步謂扶持也溫猶藉也如玉之有承藉然言擯詔者是承藉賓主相步者是承藉樂工也此又明凡相禮者之致其情也按自此章以下皆明

時順體宜稱之意而誠敬之本皆見于言表學者各以意得之可也

方氏苞曰君子非作爲是繁以强致人情始從之蓋有所由始皆出于人情之自然也如七介以相見三辭三讓而至似乎繁曲然其始由于賓主相接不可以未同而言不可以徑簡不讓乃人情之自然耳

又曰謂有事于頖宮蓋告后稷似未安天子有事于圜丘不聞先告后稷魯有閟宮卽告后稷亦不宜于頖宮蓋非常之禮必先擇士于頖宮以習儀郞林惡池亦于禮輕者習儀而後舉重故曰慎之至也

李氏光坡曰有由始者卽下反本修古不忘其初之意始卽初也禮有擯詔趾步必愼如業工之有相然溫藉之極也學者以子入太廟每事問及縣子瑣子游之汰並而觀之則撙節自謹而溫藉之義當自省之矣

齊氏召南曰此言七介者舉中言之也按上公介九人侯伯七人子男五人此舉其中以該上下也又曰據魯事之僭天子之制惟學未僭辟雍故仍稱頖宮耳疏非

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

樂醴酒之用元酒之尙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稾鞂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姚氏舜牧曰學禮而失其主雖多亦奚以爲

朱氏軾曰按方氏以朝事爲祭祀朝踐之事于不忘其初意較切

姜氏兆錫曰本心之初天所賦也貴于反而自思禮制之初聖所作也貴于修而弗墜故曰不忘其初也凶事如擗踊哭泣之類朝事謂養老尊賢之屬不待相以詔之者以其發于心之本然必須樂以樂之者

亦以慨于心之同然也此二者謂反之事也鸞鈴也刀環有鈴聲和如鸞割肉用以節郊特牲所謂聲和而後斷也莞蒲席也簟竹席也稾秸穀稈也言醴酒美矣而祀禮乃尚元酒之淡割刀利矣而廟祀乃貴鸞刀之和下莞上簟安矣而郊祀乃設稾秸之質此三者謂修古之事也按二節舊分釋如此實則反本中有修古意修古中亦有反本意非截然而爲二物也讀者不以辭害意也有主主于反本脩古也以此求之則本立用行可稱述而學之不厭矣

方氏苞曰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舊說哭泣擗踊不

待詔告非也杜喬之毋死宮中無相君子以爲沽孝子沉痛昏迷啼哭擗踊拜興出入必待詔告然後能赴禮節記所謂凶事不詔鄭春秋傳所謂君三年不呼其門也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順而達其哀樂之性乃所謂反本脩古不忘其初

李氏光坡曰反本則愛脩古則敬愛敬之心纏綿不忘則竭情盡慎自不容已所謂始也

齊氏召南曰此但對明水而言則五齊三酒通名爲醴酒也疏太拘

任氏翔曰反本在自驗其心脩古貴心知其意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五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六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郊特牲

陸氏德明曰郊者祭天之名用一牛故曰特牲

王氏曰此篇乃記祭事而雜昏冠兩段

黄氏乾行曰冠昏兩段宜歸之冠義昏義

姚氏際恒曰此篇立義多醕正而文氣亦古禮器多本此內詳篇則作者之時代亦約畧可知矣篇中述冠昏之義兩章記後有冠義昏義兩篇說者謂此兩章本于後兩篇今誤在此不知後兩篇皆擬

拾此兩章而爲之其所增者義多踳駁絕不相類明者當自知之

陸氏奎勳曰郊特牲如毛詩例以首數字爲標題本無意義孔氏方氏皆强說也言春禘卜郊八蜡援引甚雜大夫無冠禮士無謚卽以檀弓爲據諸侯有冠禮以大戴公冠篇爲據而昏禮不用樂泥曾子問而失其實近人皆謂白虎通有傳書石渠五經異同于今無考不知戴記中如郊特牲一篇卽爾時諸侯儒所論次也

姜氏兆錫曰此篇多明祭享之禮而雜出冠昏各

條名郊特牲者蓋以篇首三字名篇也
李氏光坡曰此篇雖多記祭祀事中如旅幣庭燎
覲禮之類亦博異聞不專于祭雖以類相從亦各
自成一節非如禮器上下文意一貫則冠昏二段
廣記及之非關大義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適
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
也祭帝弗用也
劉氏彝曰鄭氏引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又引司服
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皆正

經而謂天爲有六則誤矣萬物資始于乾元資生于坤元聖人受命于天資于萬物以養兆民不敢忘乎其所自也卽圜丘以祀昊天上帝者報本也兆于四郊以祀五帝者迎時氣也報本所以神天之道迎氣所以神天之時欲神而報之莫知其神之所在故望其昊昊然則圜丘報本之義生焉望其五方之色則兆于四郊之禮作焉亦猶宗廟一祖也而六饗行焉故天雖曰神地雖曰祇亦强名而神之者也何以知其然哉按大司樂職云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若夫地祇則

與四望山川各異其樂天神至尊一樂而已明其神之不二也又大裘而冕圜丘五兆不異此服示其同也聖人之意其在茲乎

程子曰帝者氣之王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之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黃帝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說

朱子曰周禮說上帝是總說帝說五帝是五方帝說昊天上帝只是謂天鄭氏以昊天上帝爲北極非也北極星只是言天之象　又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

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地周之后稷生于姜嫄以上
更推不去文武之功起于后稷嚴父莫大于配天宗
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
言之則謂之上帝

馬氏端臨曰祀天莫大于郊祀祖莫大于配天四代
之郊見于祭法經文簡略後之學者莫不求之鄭注
而鄭見祭法序禘于郊之上於是意禘之爲祀者亦
天故盡以爲祀天然康成漢人也西漢之郊祀襲秦
制而雜以方士之說于是以天爲有六以祀六帝爲
郊社二禮凡祀天神處必指以爲所祀者某帝其所

謂天者非一帝故其所謂配天者亦非一祖于是釋禘郊祖宗以爲或祀一帝或祀五帝各配以一祖其病葢在于取讖諱之書解經以秦漢之事爲三代之事然六天之說遝固志之其謬亦非始于康成也

萬氏斯大曰郊祭天用特牛配以后稷亦特牛故召誥用牲于郊牛二社稷主祭畿內土穀之穀神祭法所謂王社也配以句龍后稷皆用太牢召誥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止太牢者祭率土地祇無稷無配故說見下文

姚氏際恒曰孔氏謂此以郊祭名篇先儒說郊其義

有二鄭氏以爲天有六天丘郊各異王氏難鄭以天體無二郊即圜丘圜丘即郊此鄭王二家之大旨也愚按鄭說皆本周禮及緯書周禮如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之類是也緯書如紫微宮爲天帝太微宮有五帝座星青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黃帝曰含樞紐之類是也故鄭謂冬至祀于圜丘者天皇大帝也夏至祀于南郊者感生帝也五時迎氣者五天帝也感生帝別于四帝是有六天後儒因謂凡祭之數圜丘與郊二五時迎氣

五通爲七九月大饗八雩祭九是有九祭也嗚呼天何如是之多祭何如是之數耶自古惟冬至祀天于南郊下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是也周禮圜丘之名葢不可信此外惟孟春祈穀亦名郊止此二郊而已說詳下郊之用辛也下至于經傳或稱帝或稱上帝者皆天也若周禮稱天曰昊天上帝曰天神曰大神緯書稱天曰天皇大帝曰紫微大帝曰北極耀曰魄寶皆不經之說也五帝之名詩書無之始見于月令爲太皡炎帝少皡顓頊黃帝後儒以周禮爲五天帝因謂月令爲五人帝馬賈王之徒則以周禮同月令皆爲人

帝不主天帝之說夫月令迎四時于四郊亦止言迎
時不言迎帝自周禮有兆五帝于四郊之文而鄭氏
遂附會以爲迎帝焉以及周禮言祀五帝等諸祀昊
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緯書靈威仰赤熛怒諸名亦皆
不經之說也凡此皆不辨可知其妄矣第鄭謂六天
郊丘異祭王謂一天郊丘同祭卽無論有識者亦知
是王而非鄭然而當日王之難鄭終不足以盡折其
非而後世之儒又多持依違兩可之見者何也則皆
以周禮一書誤之也鄭倚周禮爲經得以陰用其緯
書之邪說當西漢之末讖緯盛行周禮亦顯于其際

安知周禮之五帝非即如緯書所云乎則周禮幾何
而不同于緯書也而王主月令五人帝之說按之周
禮自爲不合乃不能明言周禮之僞而其云郊丘同
祭仍惑于周禮爲說此非王之難鄭終不足以盡折
其非者乎歷覩宋儒所說如劉執中謂鄭天有六爲
誤又謂周禮五帝爲正經唐與政謂肅謂迎氣明堂
皆祭人帝若是則周禮禋祀五帝皆非祭天可也陳
用之謂肅合郊丘而一則是以五帝爲人帝則非有
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帝果以月令五人帝
爲五帝則前此豈無司四時者乎此皆執周禮以伸

王者陸農師謂合鄭王而以理折之天固有六而祭寔無異此祖述鄭說而以示爲鄭王調停者其識尤陋此非後世之儒多持依違兩可之見者乎故曰皆周禮一書誤之也禮器郊特牲各自爲書輯記者偶萃爲一處又適敘禮器于郊特牲之前耳其實作禮器者在郊特牲之後何以見之禮器分別大小多少等義皆摭拾諸禮文爲之其云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及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皆取郊特牲之文而小變之者鄭氏于此節曰此以小爲貴也孔氏曰郊特牲文承禮器之下復說以小爲

貴之事鄭氏又於大路繁纓節曰此因上說以少為貴者嗟乎禮記四十九篇果為一人之作乎其在前者果其人之前作在後者果其人之後作乎甚可唾也此節本文明言貴誠並無貴小之意大路繁纓節是說尊卑之制亦並無貴少之意今悉外本文而遠承前篇立說亦可謂固哉為禮矣

陸氏奎勳曰鄭氏六天之說甚謬而諸儒曲為之解緣周禮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小宗伯有兆五帝于四郊之文于謂兆五帝于四郊卽大田詩所云方祭而月令四時迎氣于郊主

以人帝者是也豈于昊天上帝之外又有五帝乎未可以星經緯書爲據王肅謂祭天歲二冬至祭天春祈農事而已迎氣明堂皆祭人帝予謂周禮冬至郊祀后稷以配天九月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此二者爲常禮若籍田本祭社也而月令誤以爲祈穀于上帝大雩本爲旱而設月令誤以爲常禮王氏未能詳考所以爲鄭學者又羣起而譏之陳祥道禮書謂月令五人帝乃伏羲神農之屬果以是爲五帝則前此豈無司四時者乎予謂禮至周乃詳備然已有不足信者陳氏乃欲求諸飲血茹毛之世此何說也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釋祭享之義猶上篇之意也禮以少爲貴故貴特犢而賤大牢以未有牝牡之感故也陳註曰按召誥用牲于郊牛二蔡氏以爲兼祭天地非也牛二帝牛稷牛也社于新邑祭地也朱子云古時天地定不是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

齊氏召南曰楊信齊云注疏言周禮一歲九祭天孫奭亦言歲有九祭但注疏謂郊祭感生帝不如孫奭正月郊謂祈穀經有明證也上帝即上天故程子以社明堂冬〻國五夏大雩四者俱爲祭天不可易矣

又曰以文王配五天帝以武王配五人帝此亦曲說

孝經只言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不及武王也

又曰稷是穀神若如此疏解則與社無異矣　又

曰楊信齊云大司樂祭地示注云地示所祭于北郊

及社稷牧人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夫祭地惟

有夏至方澤之祭此外則有社祭亦祭地也鄭旣知

之矣又云地神有二夏至祭崑崙之神於方澤夏正

祭神州于北郊何也有崑崙又有神州有方澤又有

北郊折一事以爲二事此則惑于緯書而牽合聖經

以久亡也

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腶脩而已矣繁步干反爓亦作燗夕廉反灌本又作祼多喚反腶丁喚反

陳氏澔曰諸侯來朝以客禮待之是爲賓也享畢天子以鬱鬯灌之諸侯相朝亦然

姚氏際恒曰說見上鄭氏以禮器次路七就七字爲誤不知禮器取此也而其或小變之或字誤均未可知餘詳禮器郊血四句及諸侯爲賓二句皆言不饗味而貴氣臭之義其文亦錯落渾古禮器以郊血四

句言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以諸侯爲賓二句言禮之以少爲貴則禮器之取此明矣孫文融曰服修非氣臭但不極味言尚此則此外皆饗其臭耳此論甚細鄭氏釋爲亦不享味諸家皆混承之非是

姜氏兆錫曰臭亦氣也餘並見前篇諸侯爲賓者謂諸侯來朝而天子以賓禮待之也灌周禮作祼上公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子男一祼不酢皆天子使宗伯以瓚酌鬱鬯祼賓而賓以酢王諸侯相朝亦如之此明貴氣臭之義也大饗謂天子享諸侯也腒加薦桂曰服脩享時雖設大牢之盛饌而必先設服脩

于筵前故曰尚腶脩此又以明不享味之意也

方氏苞曰郊血大饗腥疏謂祭天七獻有尸而後有獻獻者生人飲食之道也天地至質大灌且不用不敢以神道求之也乃設尸而以生人飲食之道獻焉可乎其禮始宜薦璧以禮神次用樂以降神次薦血以告幽全次寔柴以達馨香齊尊陳而不酌黍稷與牲同燔祀天之正禮至此而終凡經傳中言郊禮而有獻薦皆祭稷之事也祀天之犢已燔又安得有腥肆爓孰之薦乎頴達博極羣書必偶見郊禮中有言七獻者遂誤以爲獻天而不知其謂獻稷也葢宗廟

之中稷爲大祖自宜用天子之禮備十有二獻而天
終古不變后稷之靈陟降郊壇在帝左右則依然唐
虞之侯伯也故獻止于七不敢以在廟之私禮尊之
或疑生民之詩曰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似
祀天亦具豆登不知經文詞意渾成而其中事義之
節次則井然可辨載謀載惟卜日卜牲之始事也取
蕭祭脂取羝以軷出宮道祭之節也載燔載烈祀天
實柴之節也登豆升香祀稷饋獻之節也然事天事
稷之禮文雖異而自始至終致誠致慤之內心所以
對越在天者則無間于帝與稷故以稷之馨饗而知

上帝亦居歆耳先儒又謂郊壇祀天則燔柴明堂享帝則獻薦亦非也周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則凡天神皆燔柴無獻薦之禮而況上帝乎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四時之行百物之生必有爲之主宰者故易大傳謂帝出乎震由是四郊迎氣及中央土有五帝之稱而以上古五德之君配焉而上帝實非有二也日月星辰風雨佐天成化必有推行是者人所受之中物所稟之命必有秉持是者是即妙方物之神不可得而見不可得而名也故無人可以相

配而享五帝于四郊惟典司五行之臣得從祀焉周官大宗伯職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止于寔柴槱燎則無獻薦昭昭然矣何獨于明堂之上帝而以爲宜有獻薦乎或又疑惟郊壇可燔柴明堂與宮廟等則宜獻薦亦非也宗廟之祭肝膋黍稷可燔于堂上則牲體雖大獨不可燔于庭中乎祀昊天上帝惟曰禋祀謂致精意以合莫雖升香不足道也而乃薦以俎籩獻以盞斝其褻卑不已甚乎周頌曰惟羊惟牛惟天其右之陳牲寔燔而無獻薦之明徵也伊嘏文王既右享之則薦俎備獻而祝告饗之徵也卽

以本記證之曰郊血大饗腥正謂郊則薦血之後卽
以牲寔燔無由有豚解之腥惟宗廟大饗乃具薦腥
以下之禮節耳豈惟祀天按祭法瘞埋于泰折則祭
地亦無獻薦也周官大宗伯以沈埋祭山林川澤則
地祇亦無獻薦也所異于日月星辰者其先古守土
之君配享而立尸則宜有獻薦耳社稷則封土築壇
本人之所設其肇祀卽主報柱與勾龍五祀之神則
或爲五行之官或爲始造門霤井竈之人本人鬼之
祭宜同宗廟之禮此古籍閒闕而可以義推者也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

尊以就卑也

徐氏師曾曰君不徹席而如常受之非徹客之義也降尊就卑蓆在彼不失使臣之體而存我得盡爲主之心所謂曲而殺者也豈若兩君相敵可以直行者哉

姚氏際恒曰陳用之謂周禮天子之席不過三重諸侯之席止于二重則國君之席三重者是殷之制如其說則殷禮反文于周禮耶三獻之介大夫也君專席而酢則大夫亦應是專席禮器謂大夫之席再重亦所謂小變之者孔氏曲解以爲大夫席雖再重今

爲介降一席祇合專席孔氏之禮也
姜氏兆錫曰此大饗謂諸侯相朝而主君饗之也酢
受酢也三獻之介謂介于君之上大夫禮合三獻故
謂之三獻之介也專之言單也諸侯之席合三重大
夫之席合再重以介于君降一等而專席而君亦以
專席受之也葢兩君體敵則主客各設三重故君三
重席而受酢若其介于君之大夫止合專席則君于
三重之席亦徹去兩重以受酢是降國君之尊就大
夫之卑以禮之也舊謂三獻之介爲介于聘卿之大
夫以文義味之甚非夫節首總言大饗故享君以及

君之介與聘卿之介無與且如言聘卿之介又豈有舍聘卿而止言其介之禮哉

任氏啟運曰設席之時大夫亦再重大夫就席自徹之而君不辭者彼自爲卿讓卿亦不辭者又嫌于爲主也燕禮賓酢主人不酢君此于君有酢者異國之臣不同本國也

齊氏召南曰大享有三祫祭先王一也享五帝于明堂一也此文以享諸侯爲大享惟周禮大司樂云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注曰大饗饗賓客也不入牲牲不入亦不奏肆夏也其他謂王出入賓出入亦

奏王夏肆夏與此文大饗止同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享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

皇氏侃曰春是生養之時故饗孤子取長養之義秋是成熟之時故食耆老取老成之義也

姚氏際恒曰鄭氏曰禘當爲禴之誤王制曰春禴夏禘按鄭据周禮以王制爲夏殷禮而又改此文以合王制可謂紊亂禮文之甚矣禮言從來不同祭義亦

曰春禘秋嘗豈皆誤耶按商頌顧予烝嘗魯頌秋而載嘗皆有樂又祭統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而此謂無樂者意欲以陰陽分有樂無樂因以有樂無樂分禘嘗耳欲伸已說未免有湊合之弊凡祭未有無樂者或以儀禮三篇言卿大夫之祭皆無樂不知儀禮不言樂耳非無樂也

朱氏軾曰凡飲以下推明陰陽之義饗食禘嘗其義無二而有用樂不用樂之分者以飲食別陰陽而凡聲皆陽故也止言飲食者禘嘗祀祖考祖考之氣卽天地陰陽之氣顯而易見不待言也又按禘當作禴

夏殷禮也禴祠也祠薄也春物未成祭品不具宗廟之祭主於灌獻而已秋則百物主于饋食故曰嘗是禘嘗亦飲食也孤子死事者之子孫

陸氏奎勳曰此漢人臆造之說觀楚茨詩以往烝嘗鐘鼓送尸樂具入奏則不得云周禮觀那詩置我鞉鼓依我磬聲顧予烝嘗又不得云殷禮其改夏禘爲春禘自謂可正王制之失而發論又訛甚哉談禮于秦火之後不啻醉而相扶矣

姜氏兆錫曰此條多脫文疑義據注饗即春享孤子也禴訛爲禘謂春祭宗廟也食即秋食耆老也嘗謂

秋祭宗廟也孤子謂死事者之子孫也其義一者春禴主灌獻而饗孤子亦主酒秋嘗主饋食而食耆老亦主飯也伏氏曰周禮大宗伯之職春以祠夏以禴秋以嘗冬以烝司尊彝職云此周四時之祭名也考之王制則春曰禴夏曰禘祭統亦如之其與周禮春夏之制蓋反矣考之郊特牲則曰春禘秋嘗祭義亦如之又與王制祭統春夏之制反矣鄭注以王制祭統之春禴夏禘爲夏殷之祭初無明文可據至于郊特牲之春禘鄭注禘當爲禴意以王制祭統既言春禴則此不當言春禘故以爲禴之誤然則祭義又言

春禘豈有二篇之文皆誤又皆並誤爲禘哉此不通之論也竊嘗求之大宗伯諸職所言春祠夏禴者周禮也王制祭統所言春禴夏禘者蓋殷禮也郊特牲祭義所言春禘秋嘗者蓋夏禮也何以言之郊特牲言禘有樂而嘗無樂而商頌那篇嘗亦有樂記曰殷人尚聲又曰樂陽氣也殷人求諸陽則殷祭皆用樂明矣是春禘有樂秋嘗無樂爲夏禮非殷禮也春禘秋嘗爲夏禮則春禴夏禘自爲殷禮矣趙氏曰禘非時祭之名此文皆漢儒約春秋爲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爲時祭之名見春秋惟兩度書禘一春一夏

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各自著說書不相符會理可見也鄭氏不達其義故王制春曰禴夏曰禘則云此夏殷禮也郊特牲春禘而秋嘗則註曰禘當爲禴字之訛也祭義與郊特牲同遂不音皆以意揣之耳且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外祭則郊社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其文如此何得誤以禴禘爲夏殷之禮而又改禘嘗爲禴嘗以曲爲遷就之哉愚按趙氏最爲有見如定爲各代之制則伏氏爲得之若注臆爲之詞且輕變音讀于經學恐有所傷宜愼之耳

方氏苞曰荆南馮氏曰楚茨之詩曰以往烝嘗又曰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又曰樂具入奏則嘗無樂無稽之言也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寔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于旦明之義也

姚氏際恒曰按有司徹言陳六豆鄉飲酒義言六十者三豆八十者五豆則此奇偶之說恐未盡然諸家曲解之非是

姜氏兆錫曰鼎俎寔皆天產故自一鼎至九鼎數皆奇俎亦如之籩豆寔皆地產故自六豆至二十六豆

數皆偶籩亦如之籩寔菱芡之屬豆寔芹蒲之屬皆
水品籩寔棗栗之屬豆寔菁韭之屬皆土品旦明猶
言神明以詩曰明旦旦之義推之可見陰陽以象數
言交神明以品物言　陳注曰鼎自一至九皆奇其
十鼎者陪鼎三則正鼎亦七其十二鼎者陪鼎三則
正鼎亦九也籩豆偶詳見儀禮圖及周官掌客幷前

禮器篇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
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
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易以豉反闋苦穴反[illegible]步交反

劉氏彝曰入門而縣興乃奏肆夏之樂所以示天子同樂易之德降接于羣臣以將其敬也然則爲賓者乃其臣也此文王所以致多士而作周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嘆之者謂君能降禮下交于臣以竭其歡心臣能盡忠以答于上以成其亨泰位天地育萬物由其禮樂行而陰陽順也

姚氏際恒曰孔氏曰饗禮已亡今約大射及燕禮解之按大射禮主人納賓賓入及庭公升卽席乃奏肆夏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入庭奏肆夏此云賓

入大門謂朝聘既畢受燕享之時燕則大門是寢門饗則大門是廟門愚按謂燕則入寢門饗則入廟門又謂朝聘既畢受燕饗之時不知此之入門入寢門乎入廟門乎何混而不分也陳用之曰哀公問言入門而金作則不止肆夏言升歌則止于淸廟言下管則止于象此言入門而奏則止于肆夏言升歌則不止于淸廟言貌竹則不止于象招陳說其不同又如此然陳又分哀公問爲饗禮此兼燕禮亦臆說記文無分別燕饗之義大抵本之襄四年左傳云金奏肆夏之三及三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諸說其謂入門

而奏肆夏與家語入門而金作未始不同卽左傳所謂金奏肆夏也此等處正不必以牽綴强解爲能事耳

朱氏軾曰入大門謂樂自此始也曰屢嘆則始終該之矣樂闋云者猶言關雎之亂也此二句當在貴人聲也之下

姜氏兆錫曰燕禮之大門寢門也享禮之大門廟門也肆夏周禮九夏之一易和易敬嚴敬也卒爵而樂闋謂主獻賓而樂作賓卒爵而樂止賓酢主而又樂作主卒爵而樂又止也嘆歎美也奠置也發揚也謂

奠置酬爵樂工升堂而歌以發揚主賓之德也匏竹在下所謂下管也樂以陽舒禮以陰斂一闔一闢而乾坤之理備矣故萬事得宜也

方氏苞曰入門而樂作變易以示敬也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

姚氏際恒曰孔氏謂往德北本爲任德按當以任德爲是又禮器言尊德義亦相近則非往德益可知

姜氏兆錫曰旅陳也無方無定方也謂地產各有宜

貢期亦各有節而不可以一定限之也前言金次此言鐘次者鐘金聲也鐘以發人情之和故居而參之也往之言進猶尊之意也、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姜氏兆錫曰此章歷言失禮之事也庭中設燎以照謂之庭燎大戴禮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今諸侯皆供百燎始自桓公也諸侯大射禮公升即席奏肆夏燕禮賓及庭亦奏之今大夫僭奏始自晉大夫趙武也

任氏啟運曰鄭謂九夏頌之族類樂崩從之而亡是也呂叔玉因時邁有肆于時夏句欲以當肆夏並以執競思文當繁遏渠今讀其詩與尸出入何與而昊天其子諸侯可通用乎餘八夏以何詩當之耶蓋樂有金奏笙奏笙奏聲小金奏聲宏有不歌而但奏器者有歌詩而即以調合之者若今七調然

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徐氏師曾曰舊說謂設庭實以為私覿非禮愚謂從

君私覿即非禮不必庭寔與君無別而後謂爲非禮
也
姚氏際恒曰据文義首言國君朝覲于鄰國大夫從
君而行私覿非禮也其大夫執圭尊使而聘所以申
信也亦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然而庭寔私覿何爲
乎諸侯之庭哉爲人臣者無外交示不敢貳君也自
注疏解此文因鄉黨孔子執圭私覿故于大夫執圭
而使二句補聘宜私覿之義于不敢私覿二句又遥
繳上朝覲之大夫不宜私覿之義甚爲迂折全失本
文兩所以直下語氣按古者相見必以禮故朝覲聘

使皆有私覿之禮記者必以私字爲不可訓故言此不知言私者所以別于公耳人臣固不可有外交私覿不得遂爲外交也記文本屬過而曲解之則又非記文意矣

姜氏兆錫曰禮大夫執君命圭而使必行私覿之禮以申巳之信君從君朝覲則不敢私覿乃以致其敬于君也而今陳庭寔爲私覿何可爲此于諸侯之庭乎夫人臣有外交是有貳心于他君也而敢乎非禮甚矣

方氏苞曰此因私覿之非禮而推廣言之古之大夫

束脩之問不出境人臣擅國苟兼交于外是自貳于其君也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

姚氏際恒曰殺乃降殺之殺注疏作殺戮之殺非孔氏曰按三桓之前齊公孫無知衛州吁宋長萬皆以强盛被殺此云由三桓始者據魯而言按上云由齊桓公始由趙文子始皆統天下而言非言魯國何獨此言魯國乎辭遁可知然三桓不見有饗君事不知記文何據而云

姜氏兆錫曰三桓者魯三家桓公之後也臣不可抗君而大夫具饗禮以召君是爲非禮大夫禮不可殺若強横亂國不得已而殺之則斷以大義可也由威季以莊公之命酖殺僖叔後慶父賊子般又弑閔公于是又殺慶父是皆義也言此者以明非君之過而其臣寔取之矣疏曰三桓之前齊公孫無知衛州吁宋長萬皆以強盛被殺此稱始自三桓者據魯而言也

方氏苞曰入春秋之初有以公子爭國而爲亂者矣未有大夫以強横脅其君以甚禍如三桓者故曰自

三桓始

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姜氏兆錫曰無客禮故莫敢爲主尊無二上之義也況適其臣升自主階其臣且不敢以此室爲私有矣況敢爲主而待君爲客乎覲禮天子負斧依南面而侯氏執玉入不下堂而見諸侯惟春朝夏宗則以客禮待諸侯而以車出迎也夷王武王八世孫名燮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六

浙江書局刊

金承楙校
郭學欒校
吳鴻望校